6
TJ5362/2113(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御史星記　代壽冷御史

太始以後、圓清定位、日月星辰麗焉、其中爲宮泰一常居、是爲天極、四方各有經星、以領別宿、是爲天綱、衡之旁有三星、一曰執法、是爲御史、方火德用事、熛炬推轂、一出虞淵、則天下喘息、莫敢仰望、是故執法之星、實奠厥所、英芒正色、不舒不晦、夜午光寒、奪人精爽、他星伏見、蚤莫居躔、行次肅然不得亂者、時惟執法之功、王人清明、則天象地衆、建臣工、森布班武、是以有御史之官、太守冷公稟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炎精正氣執法殿陛間、御史星也、然執法之南有匡衛星、是曰藩臣、以象諸侯、執法之東有斗魁星、是曰上相、以象三公、其星開霽和明、怡然瑩然、以寧民物、以符太平。繇端門之次、以歷藩臣、又繇藩臣之次、以位斗魁、安知執法之星、不爲上相之星乎。若夫上台舍其左、黃道經其西、角亢見而壽考、少微顯而文明、老人出而治安、是又與執法端門並明千古者、不必盡書、姑按甘石經以爲御史星記。

西湖禊事記

寶慶三年上巳、京尹戶部尚書袁公、招從班十三人脩禊事于西湖、僕因言上巳之集、自蘭亭之後、惟裴白洛濱之游爲盛、蓋唐開成三年、河南尹李待價召留守裴晉公、太子少傅白公、太子賓客李仍叔、蕭籍、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燕舟中、自晨及莫、前水嬉、後音樂、左筆研、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晉公賦詩、四座皆和、而白公又爲十二韻、當時人物之盛、游觀之樂、至今想之、

令人羨慕僉曰古今上巳之游多矣獨晉永和唐開成燁然至今者皆由當時有以紀之不然幾何不埃滅邪且今日之遊羣賢畢至舉觴張圃之池艤棹蘇堤之栁謁先賢之祠仰千載之風羽衣蹁躚抱琴而來彈有虞南薰之歌弄空山白雲之操已而聯轡孤山之館引滿海棠之下是日也曉烟空濛晝景澄豁覩物情之咸暢喜春意之日新郤絃斷管一塵不侵越嶂吳山盡入清賞凡販夫所粥畢售于公左右遊橈不令亦舞此京尹之仁都民之和而太平之觀也於是樂甚獻酬交舉或哦坡仙之什或論晩唐之詩頽然西景放舟中流九日清明且期再集顧唐人上巳命改十三朔九日又如清明乎是集也儻有以紀之寗能多遜蘭亭洛濱邪雖然吾儕亦豈燕安於是哉他日輿圖盡版䕶蹕上京則追洛水之遊尋曲江之勝未央也尚當續紀之

遊金華三洞記

出藍溪門行可十餘里至上中下三洞下洞石壁

卓立水深三尺、人仰卧舟中、挐僕听立、用竹竿箭入丈餘、乃登、听仰視石門去人面僅四五寸、舉火燭四壁、壁有題名、皆五代國初人、不見風日、墨蹟如新、中有搗藥臼、臼可潤三尺、有泉正滴其中、終歲不滿。旁有仙人田、丘陌井井、有耕犁蹟、又有仙人衣、如摺疊羅帛、洞中有蝙蝠大如鵶、白如玉、正類坡仙所記碧落洞中蝙蝠、觀已乃出洞、約闊十丈許、此下洞也、中洞有水簾、飛涎濺沫、有石壺深不可測、足梢不謹則墮其中、幸有石天窓光燭其處、此中洞也、上洞亦有石天窓、其石如亂雲如堆卵石崩裂欲落、人皆不敢仰視、然亦亘古至今終不落也。中有洞房、側身乃可入、上有玉女端坐如觀音瓔珞具備、觀音之前有泉蜜甘、能愈疾、人既飲、復管挈以歸、時偕行者八人、其七不敢登、畏其險也、聊記之以示來游者、

遊龍井記

余舊讀秦太虛筆記、謂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自吳興過杭、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招其入山

出郭日巳夕航湖至普寧遇叅寥道人相與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憇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數寂不聞人聲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也行二鼓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予讀其辭想其事甚欲一追故步者不記幾年矣乃辛巳歲立春出淸輝門經淨慈寺過白蓮院上風篁嶺謁龍祠酌龍井遂至辨才塔飯于月林月林辨才所廬也主僧出范文正東坡欒城叅寥辨才遺像及坡遺辨才水墨羅漢八軸軸皆二象 仁皇飛帛四字與南唐草字四紙已而酌泉瀹茗復汲二盎以歸徑旁佛舍多不知名獨白蓮爲近晩不暇入四山多怪石如亂雲如虎豹下眎西湖如盤狹處僅若帶㳂路居民眎昔不加密炊烟斷續相望潤泉則瀌瀌如故但太虛乃宵征所不見者怪石與西湖及炊烟耳元豊詎今百三十七年矣人事幾變而景物則宛然當時可爲太息辨才結廬

今爲廣福寺、一山屹然內向、故備錄以告來遊者、
若水若曾若愚侍東家周叔向俱

世忠廟碑記

仰惟忠壯、挺生梁朝、建宗祏之殊勲、配朝廷之大享、威靈動蕩宇宙輝煌、當今古歙之民、咸被神功之賜、方進士之肇新祠宇、羅鄂州之備述碑辭、是皆協順於人心、猶未仰干於天德、珌實懼焉、今者里社相與合詞於縣、縣白之州、州上於漕、漕臣以亟聞、蒙　賜廟號世忠、念程氏得姓凡十四世而生忠翼濟公、由忠翼而來三十二世而爲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更十三世而爲忠壯公、又十四世而生都使巖將、昔忠翼有大功於王室、今忠壯降嘉德於生民、世世篤忠勞、錫爲美號、爰卜湖濵之勝、聿嚴廟貌之新、山川英奇、再發靈於此日、神明福祉、永垂佑於方來、紹定戊子孟春中沐裔孫翰林學士通政大夫知制誥玉牒官兼侍讀珌謹記、

代作三賢堂記

仰稽乾象、俯括坤維、觀日月之所交、參陰陽之所極、凡日帝王之邑、必於天地之中、理固宜然、勢常異是、自三皇之曲阜、暨五季之大梁、其間迭遷、曾不一數、或據冀河之勝、或都大華之奇、或因瀍澗之濵、或取崤函之險、天啓我宋、古忭作京、代無定都、地大則一、蓋地大則物衆、人多則事繁、是以尭先流化於平陽、舜亦躬率於蒲坂。以其難治、施化特先、迨至西京、俗蓋非古、土木被錦繡、倡優僭后服、小盜依大盜、白晝顯行於逵路、閭閻餙子女、絲竹遨遊於侯宮、澆風川流、靡弊膠底、知一尹之莫任、析三輔以分司、二百年間、能尹十數、前稱張趙、後美三王、攷其設施、率先彈壓、不日發姦摘伏、則日枹皷不鳴、至云宣化於京師、則未始或書於往諜、商邑翼翼、四方。所觀、彼豈不知力莫能逮、炎圖再造、駐蹕錢塘、聽言吳越之中、宿號東南之盛、矧今也鸞旗豹尾、星拱天臨、宮闕崔嵬、江山吞吐、雲横雉堞、侵漢連霄、鱗比坊衢、飛塵踏霧、千族之所聚、萬貨之所犇、賣繪滌器之流、懷材抱略、昌脯賣

棨之輩並鶩分鑣木槐金瓠南還北闐軸接則香
車鏤鳳鞍聯則寶騎游龍剖決既繁儲湏益廣左
酬右接昕夕不休比歲以來滋病不治粤唯今尹
被命四年令修不頃風行如偃萬戶安眠於皎月
羣姦側立於層冰微爝不驚寸抱息警靡廢不起
靡敝不新至若蘇堤浸就頹圮築橋冀岍十軌並
馳加以危亭參差對峙芙蓉楊柳圖畫初開百年
流風一朝頓復尹曰未也政而不化河汾懼焉乃
益學田乃厔學饘學徒肅雍上儕璧宮既而則又

曰今化既施古訓未白於是又移祀三賢用昭槼
則嗚呼得非彈壓之外固有甚大者邪厥初孤山
有寺廣化寺有竹閣以奉香山莫知何年侑以二
賢巳而廣化化而爲觀還寺北山閣亦隨焉有守
周侯淙惡其囂喧乃遷三賢附於水仙水仙坐堂
三賢在廡過者悲之睨而不顧今尹曰噫吾責可
辭規度逾年得之堤旁稍西百步宿號花塢後擁
如屏泉木搖天前峰如幞晴嵐漲烟十里湖光一
碧澄鮮乃請於朝朝命曰然於是諏日程材平榦

授工千杵築堤萬斧治宮栽花蒔竹石梁卧虹昔有酒亭徙之橋北一徑窈然與人世隔如宮水精如屋琉璃乃奉三賢祠而祝之嗚呼三賢相望禹稷顔回同道異用不同者時高風直節凛凛巍巍是舉也簿書期會云乎哉獄訟財賦云乎哉雖然爲政不難知所後先天之降才有能不能 朝廷以爲勞且久也擢之地卿復領京邑非才之難而識之難僝工於壬午之臘竣役於癸未之春都人和豫四方來觀咸曰休哉宣教化於我人暴風烈於昔賢非能行其所學而不汨於俗吏者能若是邪修茅焦之廬葺仲舒之墓亭此意於無窮慰我都人之思者非來者之望而誰邪嗚呼而知三賢欣欣而相語于于而偕來挹山之清飲湖之綠千億其年統湖山風月之盟無疑也都人以尹之意而謁記於予既書其凡矣於是又爲昔鹽樂章使都人歌而祀之

有唐御曆畯乂海林香山之靖聖徒之清善於僧孺兮而不黨於僧孺姻於虞卿兮而不累於

虞卿、六十少二、翩然濯纓、雍容人間十九周星、
異日元稹、黜文饒嫉僧孺宗閔交侁罔極睎斯
人兮孰失而孰得邪、皇宋四葉丙子歲成峨眉
之下乃生異人、新法之議、烈烈如冰、惠州之厄、
熙熙如春、泰山名節兮鴻毛祿位、蒸藿鼎食兮
嶺海朝廷、彼美一人兮君復孤山兮結屋冥鴻
叫月兮謾羅布地之罝、天駟超河兮不入金羈
之束、嗚呼、捍湖滁井、想長慶之良規、西菩雙澗
裒熙寧之新題、梅影橫斜兮寧須封禪之無辭、

彼士之有可而無否者、骨鯁之風衰知進而不
止者、廉耻之道微、三賢之風、百世之師、嗟乎盧
千載之敗閣兮今新釣石、借百年之堤姓兮干
今返璧、招二鶴以重歸兮去來於孤山之側、噫
嘻有苾我祠之賢尹兮寧須和璞之重逢、有十
三弦之可鼓兮當還虞氏之遺風、玩吉祥之花、
觀南屏之魚兮未多羨乎修菊之叢、倘來者之
能必葺兮期爾席之西東、

沈御史生祠記

繇錢塘西行二百里烟靄林薄間叢百餘家是爲
昌化土壤荒落中產絕少乃縣有酒征毒民甚亟
釀方熟高下抑配舉不得免度時取直急於經賦
逃空追逋公私騷然慶元二年冬天子擢校書郎
沈公爲監察御史一登文石陛慷慨激昂爲民請
命藐茲赤子困於州縣帥壅上聞四聰旣達風渙
雷行三年閏六月府牒至縣凡月爲錢二千二百
餘緡悉蠲無餘初民月輸府僅五百緡聽自釀前
有令納媚於府於月輸外創增二千二百緡奪爲
縣務已乃課出無所剝民滋慘令悉蠲俾爲舊惟
公家富川每趍臨安必道昌化悉民斯害久寘于
懷一旦明目張膽勇言不遲訖使三十年之害二
百萬之課一語去之凡民宿逋縣令劉君亦貸而
不取以稱公盛德且合邦人之願繪象校宮以祈
公壽謂是顛末某所親見盍記諸某嘗竊讀公之
奏章蠲湖北之盜賞去與國之淮衣均湖北之田
賦昌化酒征凡與爲四然則圖公之象自東極西
詎止昌化矧若四事繫人心厚邦本國有無窮之

休公亦有無窮之聞然則霱蹟揚芬可殿他部十月既望植石學宮雪顛秀眉扶携來觀驩言不圖獲見今日酒不復酡吏不索錢酒價既平醉舞蹁躚散爲恩波雙溪之泉拜手鴈冠摩挲翠珉雪霜皓皓無侵公貌日月翩翩莫計公年願托頌詞長言於無窮天子萬年兮公秉鈞金章紫綬兮照青春丹青粉澤兮上麒麟

徽州謝守生祠記

休寧之士吳君紹成以歙之鄉貢進士許君森等書來謂吾邦使君有善政有美功凡我六邑之人父兄子弟兒童走卒皆欲象事之願得一言以信今而垂後發其書讀之則曰使君剖符而來閱歲已再而惠利流行績用章灼夫所謂善政者聽斷之敏不與焉獄訟之清不與焉右庠序以崇儒化增兵庫以嚴武備折絹直以便民輸亦皆不與焉然則何以爲善政哉吾州山多田磽雨暘小愆農末皆病比年饑饉相仍烟青色悴使君精意感通每禱輒應是以連歲咸得中熟朝廷省賑貸之費

田里銷愁嘆之聲而又吾州山谷阻深惡獸所萃比年虎豹遁跡民莫逢旃非政之善者乎新安衢嚴接壤前歲盜發常山使君獻言于朝調精兵遏衝要賊竟不敢離穴至若吾州四境則悉發禁卒益以寨兵弓手激犒優腴士心鼓勇宵柝日鉦響震山谷賊巢雖近不敢輒望新安遂使提封晏然民不知盜非功之尤大者乎由是士頌於學工歌於市農詠於野而行旅賛於途皆曰賢使君之賜也茲特掇其大者耳餘則更僕不能悉數讀其書玩其辭核其事信矣不誣也是又安得以詞荒爲解哉抑又竊聞其先正相國之司江東常平也歲適大侵而視饑視溺之仁賑貸備至全活一百六十萬八千人施之一路者且若是其後相天子赫然爲一代良弼則其所以施於天下者又可知已宜其有子今又臨吾州哉紫陽巉巉練溪泚泚山高水清百世興起

新城折納秋苗記

自先王宜民之政不傳而後之施于民者始強矣

五十一

民惟吏是命其奚敢差池然父母斯民者固當赤子體䘏之毋以小不便而不加省也新城土不宜秔水不通舟民糴於旁郡而輸于府歲以為病者不知幾百年乃御史劉公始以折價為請上知其便也亟報曰可數百年之病一朝去之大川廣谷之間和氣充塞抃蹈布野初縣令趙君希葢以議賑貸詣府因謁御史御史訪以民瘼趙君首以是告京尹王公柟奏宜唯謹命甫下即日檄縣歲所輸價如昌化於潛嗟乎利與害除固有時耶然時

不能以自為亦人為之耳不惟此也廣州東莞之米舊輸之縣比年以來涉溟渤而輸之州民亦苦之今奏也併復之新城之人欲象而祠焉御史不許然二邑之人所以心祈而辭祝者御史又惡得而禦之趙君以邑人之意而求為之記記不可已也然言諫之澤將薄海均被史不勝書顧止二邑而已邪趙君為縣再歲而羸勸耕桑崇學校微而橋梁靡不經慮今復以民之所甚病者告于當路而去之而思其所以為民者未已也邑人其拱以

俟御史名堂莆田人

開化張氏義役田記

義者天命之公人道之達由羲黃堯舜氏以迄于今莫之或改也後世講學寖微義利之說不明然後始相刃相劘迭負更勝於一世嗚呼此里所以貴乎有仁人而鄉所以貴乎多善士也三代衰役民之制紊秦極矣漢更之亦龐雜而不綱自是益紊矣我宋刻五季之陋追三代之遺以催科責戸長以追胥責里正明白簡易法非不善也而官昏吏貪橫征亡藝與夫裕屋強宗侵陵貧弱於是役訟日繁矣今張君震龍與葉君謙而下相與爲義役因其貲産之高下裒金市田儲粟西坡以募出力當公者凡十八戸其名氏悉題于石之陰自是戸不知役可爲永圖矣嗚呼張君之心仁乎哉仁與義具推而行之於其鄉放而推之於州又放而達於天下則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講信修睦比屋可封於是乎可期矣予歸自閩過其鄉目其事嘉其志故樂爲道之庶有

徽州平糴倉記

王者受天明命以撫方憂然不能以自治也乃列土建侯使之大小相維而衆治之凡以爲民而已顧人才不能齊也而汙者朘之酷者戕之昏者縱吏而害之彼知以愛民爲心者而又政術不足以及之故王澤所以常壅而民生所以日艱也歙爲州其山峭壁其水清激雨終朝則萬壑迸流晴再旬則平疇已拆故乾與溢特易旁郡又其地十爲山七八田僅一二雖歲上熟所斂無幾一不登則

細民持錢、謁糴亡所、往往懷金而道莩、顧某之家
曾不足於歲廪者、然目擊田野爲之盡然傷之、乃
輟常産二百畝、別儲其入、率以夏秋之交損常直
發之、然所及數里間爾、思所以廣之未能焉、乃一
日邦侯遺書、大抵亦謂新安易水旱、地阨而收薄、
雖常平有粟、然請于朝、告于部使者、率坐阻絕、賑
卹不時、今也裁冗費、得羨緡、市米五千石、爲屋十
三楹以廪之、民告糴則唯眎元直使市價莫增、歲
饑不害、嗚呼仁哉、且新安環萬山、一溪如帶、往常

得米于朝矣、陸運既艱、舟漕復阻、吏姦米腐、屈然
亡補、嗟乎、有米而莫致之民、亡米而使之有備、才
固不同若是邪、然人未始無才也、顧用之奚若耳、
用之於公則及人、用之於私則害政、然才至矣、而
心復至焉、則不徒爲愛民之名者矣、得若人焉、森
布宇内、萬物吐氣、則太平惡乎亡期哉、且歙之城
一面負山、三面臨流、猛於地利、城圮不治、今侯也
城則築之、門則作之、且復繚城爲堤、植以楊柳芙
蓉、爲邦人行樂之地、使深溪疊障之間、粉堞雲齊。

丹樓霞爛、山川城郭、一朝改觀、夫有廩以飽其腹、又有城以衛其居、非才至而心亦至焉者、安能周密若是哉、然後益信夫春雉之馴、秋螟之散、昔人必歸之圭符銅墨者、非誣也、雖然智者作之、明者述焉、作者固所以開其後、述者尤所以永其前、享是而有志於民者、嚴其發斂、使是米也常存焉、其或才足以有為者、又從而益之、使是米也有加焉、則今侯之仁、固將與天都之峰、練溪之流、同其深長矣、然則邦人之有望於方來、與今人之有望於後人者、其有終窮邪、紀事者固將又得而書之、侯宋氏、名濟、天台中書舍人之子、學與政皆世其傳者也、

富陽縣創建豐本倉記

古者下有常產上無橫征故雖旱乾水溢至于累歲而民不告病者積之平時也中古之民貧富不能皆齊也於是上之經理者益密使都鄙田野咸有委積以待荒歉至于後世用度日繁力不能及民也則糴之豐年糶之歉歲命曰常平租賦之外別取於民者以爲民備命之曰義倉其意猶委積也柰之何莬符墨綬不能人龔黄家卓魯也陳新不易而腐敗之省察不時而吏蠹之甚者他用不

足潛易而空之於是民無所賴矣比歲守牧之賢者市粟築倉儲之別地盖慮異時侵易如常平義倉也至縣則未聞有為之者力不足也孰知有為富春者獨表表於畿甸間乎豐其屋高其廩儲楮六千緡平則糴之貴則賑元直發之發而復糴並書于籍佐貳掌之而六十萬之儲則常在也其倉則以豐本名之非念深細微而慮周亡窮者其能若是耶令君張氏名脩故參知政事巖之猶子學與政咸有緒承故見於行事者若是且今之州縣

亦間有為之者然察其所由不歛諸富民即罰諸束矢不取贏於夏賦即掠美於秋租披民之心腴已之名雖不曰繁亦不謂無也今富春之儲廩也節抑於百度之間累積於三年之久一毫而上於民亡預焉賢矣哉傳曰田野縣鄙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此非縣所能也來者謹其出納時其歛散毋失其循環之本又能隨其方力

而增益之則已幸矣雖然本末源流之論雖不能
也使吾能加之念而庶幾其萬一焉則又烏知其
不能哉亦惟來者勉之

吉水縣創建居養院記

某之毋舅故外府丞黃公諱何為縣為州所至多遺愛歲方饑癘氣紛薄雖輿夫卒憚莫前公必徒行戶至使繙粟藥物人被乃已平生全活殆千萬計蓋其天資然也今其次子閎為吉水丞一日書來告曰廬陵八邑其七皆有居養院吉水獨無之凡鰥寡孤獨者老者疾者率棲寄浮屠氏結草為廬風日不蔽且浮屠氏亦厭苦之相與請于閎閎葺常平廩偶有美材又有屋之籍于官者亟白之

令令黄君聞而樂之共白于常平使者乃度地于縣之南爲屋十楹日贍二十人而使者又歲給常平五十斛以備溢額之癘而無歸者别爲屋以居之名安樂院自是生有以養疾有以藥没有以藏矣願有以記之嗚呼此其爲吾舅之子乎其漸源有自來矣雖然赤子匍匐入井悍夫知救之此固人心之天不可泯滅者不特三代聖人爲治之大經也顧予每見州縣間惠利之事不難於爲而難於久往往爲者代去來者不尋則一切影滅矣不特居養一事而已也儻繼其自今屋則增繕之租則增入之自二十人而百八焉千人焉又由一縣而之州焉之天下焉則斯人也固將陶陶自遂養生送死而無憾於天地間有不待屋之而自安食之而自飽者亦皆由是而推之也來者其勉之

武寧橋記

嘉定十年夏四月、大理許事知武寧縣趙君某、遺書於某曰、某莅事再期、行且代去、縣南之水、行六百里、匯于彭蠡、以入于海、舊有浮梁、人跡所集、千車萬夫、日憧憧不止、廢不治者、今七十年、邑人屢請于有司、而力未能、然不敢一日忘也、銖節粒稽、日累月積、乃量期度材、規事授工、凡爲梁舟五十二箇、籍版八十四丈、冶鐵爲纜二千尺有奇、役始仲春、徙休孟夏、行者便、負者安、而不知其費若干

工若干咸曰其折木天江乎抑精衛塡海乎吾氓
不知也雖然橋成易也然不保其不壞壞而脩脩
而久久而又壞又脩吾置田八十八畮營屋十有
一楹課其所入爲脩具所以望於後之人者無窮
也予其爲我記之使來者有攷焉予方困於埃壒
未暇也適同年倪君瑀見過曰吾將爲縣也予嘗
治劇矣其何以贈我予曰得非代趙君乎倪曰然
予曰趙君方以記橋見屬請因附一言可乎倪莞
爾笑曰趙君明敏有守豪宗辟易監司郡守皆賢
其政而予繼之懼弗能也予曰不然厥今吏道之
難莫難於治邑然奉法而循理鉏強而擁稺則治
之之道也得其道斯易矣且子之才雋而敏子之
志宏而平民之望子與夫監司郡守之待子決不
異於趙君也異時以餘力而眎其橋俾勿壞皆子
所優爲者趙君得其代矣寧止爲此邦喜邪予又
竊聞之古之聖人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道路
之不通是亦可矣而智又生焉於是而又有橋故
津梁道路皆古人爲政之經徒杠輿梁月有定令

令之爲政者唯急賦租簿書、而以是爲不急、先王之政荒矣、而況於孟軻氏有志於援天下之溺、其不以爲迂者乎、雖然民宅生於令、令亦宅生於守、爾寬則令可以及民、急則欲措而無所、世之不因寬而立、不隨急而攷者幾何人哉、吾故因是橋之建而竊有感焉、亦惟君推是惠而大之、將不止一橋可書而已也、是年五月十日記、

昌化吳安阡記

成周蜡氏掌凡骴禁、置楬縣衣、昭虔示信、書其日月來者可證、委曲丁寧、不輕造命、我宋膺圖天臨海鏡、惠浹萌生、恩覃翔泳、寓內州縣有圃曰殣保合太和、人全形性、耶天漏泉布濩涵浸、九卿趙公擢秀天枝、皇皇玉節、周觀八維、利事便條、與植無遺、起自吳門、護曹王畿、猶慮殣圃、狹不足支、又命州縣別阡異埼、以處良族、以收遺骴、劉君大成、時令昌化、奉檄載馳、載詹載暇、古縣之南、平川之埧、

乃塈乃基乃垣乃廡吁曰吳安名以地借佛宮道廬未藏之骴悉瘞其間毋復狼籍消齘遊魂昭沐光價耋稚扶携且觀且詫曰公仁哉及于枯謝初公漕淮行之淮堧劉君在滁爲仁義吁令制部曰淮實然惟公愛民無東西偏十年一日亦無後先三代辟王視民赤子保養生息各安所止王道靈長闓端演迤粤惟我公經綸方起克此以旃莫可量只弢成泰和措民安理嘽嘽陶陶養生送死民之望公奚時而已爰法唐碑因韻以紀俾民代

石拱手以俟

梅山浚河接山記

世謂東晉不兢皆士大夫不知名檢致之然竊觀當時不急仕不附炎尨礫阿堵至蹴以足士無賢愚付百年於杯酒凡若是數者後世亦復有之乎頡叔之爲人盖庶幾乎晉人之風度者幅巾藜杖目視八荒脩然不類食煙火人歲晚卜梅山有清湍奇石蒼松翠竹之勝一臺一室標以佳稱曰梅隱曰虛舟曰無邊春曰閑世界至其自號則曰塵

外人其胷次可知矣然亦有不可曉者平時讀狐首錦囊諸書率語人以富貴利達之事諄諄然作家則以詒子孫市田租以永蒸嘗至去年冬復捐萬錢於梅山之陽浚河一帶爲山九阜曰吾以此爲此方居民千萬年之利且曰坤土也乾金也坎水也土生金金生水生生化化循環不窮是雖合乎物理者然竟未能忘情斯世何邪頴叔神氣清明未老也予期旦莫乞身西還當招頴叔於寂蔑之鄉授頴叔以出世之法俾若前數者冰融羽化毫髮不留然後相學浮空汎景以遊乎無倪使頴叔樂之不厭視人世如塵觀故迹如蜺而又何有於羲黃源大夢之境哉頴叔姓丘氏名士龍家世建溪然予區區書其名氏州里亦蜺矣

富昨寺記

海寧之南、里名太清溪山虛曠、川源衍沃、其民秀醇、其姓皆平陽氏、有名漸字進之者、急義樂予、里中號長者、其奉慈氏教罙篤、古招提有名齊祈名富昨者、皆進之立焉、初富昨爲寺甚古、燬於臘寇、紹興七年旱、進之率里人禱於遺趾、雨不旋踵、歲以稔告於是進之飾宮造像、命沙門以奉之、今駸駸百禩矣、而有祈輒應、歲不知水旱、遂爲此方垂福之地、故進之之孫與曾森森秀發詩書之澤、禮

義之風靄然於平川廣谷之間其曾孫曰三鎮者獻名天府曰瑀者待補太學弟子員曰大信者登癸未進士科曰雄飛者亦將以武功入仕餘皆頡茂方與未涯非進之一念之造耶然寺介山間施與不時炊煙頻冷主席屢曠屋且老將弗支進之之孫曰[illegible]倡而新之其曾孫瑀施十畝其孫如松施五畝彼聆儀聽倡洋洋動心者又將不一而足則寺之浸盛亡疑也然則瑀之是舉也豈惟續佛燈實能亭祖意此寺無窮則進之之此意亦與之

爲亡窮也然則瑀也豈不賢哉價之舊牘進之之再造也有頑弗良訴之州者州下之縣縣證以紹聖石刻乃信其爲古而又備坐崇寧之法寺院之無額者爲民存之以便祈禱至紹興三十年又有妄訶者時右丞相洪公遵實守新安爲故府將妄訶者撻而屏之自是外障悉降僧徒乃安紹興間寺方成進之以畬多院僧熠燈主之燈既老進之之子名子才字文德又度德惠繼之是後去來不常也至慶元乙卯進之諸孫始以方與正乙主之

正一化智嵩又繼之今瑀與如松又將度程普潤以後之則正一之派將永有傳矣嗚呼百年之間祖孫四世一意所傳綿綿弗墜嘗觀世變之推遷驗人事之興廢而後益嘆瑀之善述也雖然豈惟四世哉將進之之家若聞若來與其雲仍此意承承千載一日則如來氏所謂因緣果報使其子孫繁衍昌碩者又烏有終窮邪余非佞佛者卽事而紀之不敢没其實焉耳其視世之人狃囊錢囷穀之資以幷呑愚弱憑凌里閈者則進之與其曾孫瑀豈不尤爲可書邪

齊祈寺釋迦大殿記

項予記富昨寺嘗併及齊祈矣然未詳也盖齊祈作於唐武宗會昌之時閱九十餘年後晉天福間程玗復新之宣和火於方寇紹興間汪進之再築焉然址于平地形勢弗稱有老禪淨曇者徙而置之夾山之半雖山實平林壑幽勝甚宜其爲瞿曇家也若門若堂以及輪藏皆曇領橐然大雄殿則未也於是里有孫居士諱蘊字茂達者倡而具之

費以巨萬獨任十之二三焉惟五天竺諸佛所聚爲衆說法初無定所山林江河人天鬼國七寶池中大千剎土凡屬法界非法界三十二恒河沙界無所不說何必殿邪曰不然入度千年垂教萬刼不假莊嚴妙勝安能感發羣心所以香滿六天殿開千柱波羅奈國猶施萬寶之筵佗化天宮尚啓千蓮之座乃知寳殿尤重法門所以老曇欲爲居士證明殊果垂諸方來而居士愧辭不矜巳力今其孫祖印遠紹曇心作爲集善之堂臚列布金之

士居士冢子曰持聞之欣喜旣施緡以迄其役復殖產以奉其祠父所欲爲子則不可不爲君子謂是舉也其善述志也夫抑能顯親也夫雖然金仙氏之說予所不知然或知所向焉則其人之不可爲惡也審矣居士疏明博雅推重儒紳於浮屠書亦復旁暢唯能了十二因故能滿四十八願此大雄師丈六黃金色巍巍忉利宮神光照夾山具此三禪絕風水火此方士庶永作福田持以書來謁記於予予之從姑寔歸居士持予中表也而持

之弟中立又子同舉進士也其得而辭乎然持欲記堂予則記殿焉堂生於殿者也記殿則堂見矣初相殿之役也凡七人皆賢而樂施者程雱孫顥孫文瑞孫作孚孫士清洪儔吳文思而曇亦居其一焉寺之比隣有汪澤民者賢士也三子皆亡予惘其乏嗣也市田入寺以祠之又慮久而奉之不虔也故附書于此使後世併有攷焉

重建方輿寺記

有唐正觀十三載寺寔始建于孫祈龍紀紀元水蕩之咸通十四遷今地施其地者程從約經界紹興官牘具廼至淳熙歲丁酉融風扇火夜生光有一長者作鐘樓巋然獨在餘埃滅自是偏叩布金人若門若殿若千佛工緒相仍三十年始復莊嚴還舊觀住山永慶老比丘領衆作禮來請記我聞萬法本來空世間無物非虛假而況樓臺諸殿閣以及黃金兼紺碧是故如來一彈指以大圓覺爲

伽藍、汝今要見黃金屋在汝一念起滅間、善財當
日出胎時、七寶樓臺誰所造、顧我又聞金剛劍、斷
除障法無量極、或爲刼水或刼火、種種變相壞津
梁、而我一切等觀之、化魔入法成大道、汝今須認
白蓮花、猛火燄中元自在、向來刼水與刼火、自然
化作清涼池、卓哉此寺建千年、現在方衣三十衆、
人人各脩菩提坊、此屋萬刼永不壞、此屋既不壞、
更念彼衆生、顛倒是非場、出沒煩惱海、一切貪求
心、一切屠殺心、現業上薰天、華屋如露坐、念昔天

帝釋、一鏡照四洲、月轉寅午戌、當照南贍部、衆生
業深、故了不知怖畏、願燃大智燭、破彼昏墻衢、更
調甘露漿、消彼熱惱病、令彼得安居、此屋徧大千。
我亦懺悔者、師歸刊之石。

歙縣黃坑院記

我聞西方有智人甚仁且剛拓拔自立欲毆六合内外皆一信善其説茫洋濶大而卒不可泯絶者吾儒之道實行乎其中也若夫累亢重郎藻梲畫楹元皆堤塘千步十鍾百歩兩魚大約江左又不若淛河之盛郡之南五十里曰黃坑環黃坑十里僅一刹唐太和建也皇朝大觀間僧特盛屋不足容析三小院居之迨臘寇咸燬焉今獨黃坑院耳紹興戊寅以次經理至淳熈乙未乃得智愚主之

始有說法之堂然猶未備也智愚寂法文享之文才幹通敏若三門若方丈若鍾臺若大士閣若華光祠暨夫香積之林食息之舍伽藍祖師之奉靡一不備南溪如帶北瓏若屏嵐靄紆環已名占勝而又樓觀突兀金碧輝暎周旁鮮儷焉予樂其地之曠幽且嘉文之起仆也爲之紀厥由來且市田施之他日乞身而還岸巾横策歲一遊焉如來以遂衆生願欲爲法者使予亟還歸田亦豈無法哉自今當朝夕以俟

饒州明教禪寺重建應眞閣記

予與阿羅漢若有大因緣念昔已未歲嘗夢入松林深處有精廬金碧交輝煥五百阿羅漢環坐各自如或耳挂金鐶或手持玉印或容開菡萏或眉散雪毫或猛服獰龍或安乘馴象或金刀裁剪或藥臼摩挲或天女獻花或龍王貢瑞千態復萬貌種種德難量其中虛一席意若俟予來慇懃敘間闊挹予使即席予既即席已相顧若慰喜久之夢乃覺追記絕了了所以辛酉歲方興像羅漢子乃

爲莊嚴持軸山尊者已而題其扁具言前夢因令
有慧滄禪書來自明敎謂我住道場一切皆作新
再睹應眞閣隤敗六已久因發勇猛心今幸得員
滿上可摩星漢中住五百尊碑砚如喬嶽彈壓此
山川亦如紫雲閣崔嵬瑣聖居願得公提筆此閣
永不壞予以因緣故亟諾不復辭往聞能仁師徧
滿無常住時住人天海亦住彼虛空而我阿羅漢
親授正法眼故住水晶宮亦住煙蘿樹應供閻浮
提亦復住此閣又如布金園無在無不在稽首山
中人勿作此閣觀如在石窗山親見賓多羅如在
旃檀林親見摩犀那復念阿羅漢曾受佛屬付常
令在世間如醍醐甘露我今與羅漢本不隔微塵
一念若到時五百人增一師傳佛照衣醒處不待
曉安知他羅後最後無度者今我請與師及與番
陽人及與天地衆精進無退轉四大海水融但均
一濕性山林及江河月光常充足此心如此閣無
壞亦無新他時至番陽更當問閣訊

淨慈山重建報恩光孝禪寺記

西方有異域宮殿皆天化鷲嶺布金園則以人力故惟以人力故則有易與艱然而願力堅雖艱亦能就崔嵬淨慈山東南推甲乙鉏荒不討年吳越號惠日道潛與延壽相仍坐敎席皇皇太宗更號壽寧紹興有制追嚴佑陵載易今名厄度中更佛智道容再堂應眞曇密法進寶殿經營　孝皇御脣賜金趣成既成臨幸震動山林嘉泰之四埃于鬱攸退谷義雲載吼龍蚪傑閣層空天畫雲浮河

沙真諦輒賜龍樓唯是羅漢之林大雄之殿費大
莫與吳霜幾換嘉定庚午起禪老崧一顧慨然孰
振祖風爾議擇材爾謙程工規置堅定一朝屹立
都人駭嘆謂出神力無礙廣脩尤奉尊者五百鉅
人瓏瓏廣厦功緒方延合而未全乃以小嫌引去
翩然自爾八年住牒四傳丹漆金碧迄未之員幸
已有命以崧再至至不期年始克竣事於是濕紅
映地飛翠侵霄簷轉鸞翎堦排鴈齒星垂珠綱寶
殿洞於琉璃日耀璇題金榱聳乎玳瑁夏由千秋

紀節召入闕庭賜號賜衣殊渥亡倫椒殿遂嚴天
賚亦均風動八表歡喜見聞施以金緡川委雲蒸
佛行有橐亦復自傾嗟此突兀其工匪易凡二十
年始終乃備聰言佛行傳佛照衣有行有法聲傾
一時昔去今來了無滯礙以未了故復重來今
既了故所說未了一日杖錫求我說之顧惟天賦
寂蔑與墮清幽往來錢塘諸山渺然不記歲月凡
劉道真之所記顧野王之所書鴻漸之所經坤元
之所志莫不披宿嵐而挹爽玩夕照以含和或偕

釋子道人俱度風篁之嶺或與高人勝士同登月桂之峰或忘歸而屢宿石橋或乘輿而獨瓢冷澗或過葛翁於北塢或逢仙許於南泉或賡遵式之留題或聽智僧之長笑或近見法真之張寶帳或遙脅釋過之上驪峯盖因前世曾遊所媿今生失脚已而又循赤嶺過慈雲乃見寶盖法幢威儀隊仗雲行雨施再生彌勒之峯勢就形全雙踞石龍之首更分餘脉復過穿珠一結雷峯穹窿寶塔聳熏爐於前應護一氣以中涵三阜橫陳雙龍後伏

匆輕加於營築庚永閟於靈奇雖然六一居士更有偈言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飛四面起雲霧雜芬芳其俗事宮室佛屋擬侯王五采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垂百寶盖宴坐以方床南方精飲食玉粒甘露漿晨輿未飯僧日昃不敢嘗惟今淨慈林壑之幽宮室之盛羣心之歸眎此偈言了無一異但未知雲堂千衆坐臥食息何所解入三世諸佛數千羅漢受此供養果報云何若能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

證無生忍造不二門則食息自如坐臥何歎至若
諸佛以及羅漢能堅初誓化度衆生消一切聲利
斷一切疾苦滿一切願欲昆虫水旱永絕災異山
河大地悉得安寧則持荅國王大臣是名果報雖
然如上莊嚴如上功役猶爲有底禪未是離世法
須於光明藏中化出白銀地現七寶樓閣如光明
如來方爲實相咄一彈指頃徧滿十方如山巍巍
永刼不壞以此功德是爲淨慈鄰峯嗅起辯才今
日同聞知見禪師俗姓徐氏名妙崧賜號佛行禪
師云

臨安府五丈觀音勝相寺記

予比年焚綺研不復作美語今壽來千里門之不
去者逾月勉卽其錄而次第之其錄云寺負錢塘
龍山唐開成四年建曰隆興千佛寺後有西竺僧
曰智水炎一楮袍人呼紙衣道者走海南諸國至
日本適吳忠懿王用五金鑄千萬塔以五百遣使
者頒日本使者還智附舶歸風鳴海洶舟且傾智
誦如意輪呪俄見如意珠王相十首八臂度高十

丈風息遂濟智謀揭高梁可容十丈勝相以荅佛施時千佛寺乃僧光主之有閣高八丈光請於忠懿以閣爲殿立五丈之像者二合爲十丈皇朝治平中改賜今額建炎間灰於朧冦唯勝相一閣屹然雲際不墮刧火紹興初光之孚孫曰淸中興之淸有子琦珍珍之子性奕世經理乃克大備乾道間光堯皇帝聖子神孫三殿臨幸盼賚甚渥由是聲益振今師壽者性之法子也淸峻自厲壯耄一日架鍾繚廊宿仆盡起金碧輝煌增光疇昔至蒙東朝出内帑賜之風連邇遐舍予日至且有施田以惠亡窮者嗟乎現十丈無影之形而奪海航之人於魚龍之腹要爲奇事至於動三殿之臨幸感東朝之恩錫尤豈偶然哉自是此山當爲錢塘勝境福被民生當與長江爲量數矣備末之功等乎開山然則壽也實屹立乎三百九十四載之下來者勉諸